

永远的使命

■ 施维奇

走在英雄的土地,亲切之中,让人崇敬而又感怀。我知道,这里每一株草、每一片石、每一寸土地,当年都被火炼过、血淬过。

八百里青峦叠嶂,巍峨雄伟的大别山,如非碑耸立。

大别山腹地的这座多枝尖,在莽莽高山群林里也是轩昂不凡了。它从皖鄂两省三县(岳西、霍山、英山)交界处拔地而起,直插云霄,它的海拔1721.2米,是岳西县第二高峰、大别山第三高峰,堪与著名的白马尖、驮尖比肩。站在山下远眺,巍峨的多枝尖宛如鹤鹰展翅,两侧山峦绵延起伏,仿佛雄鹰展翅——这分明是冲天而飞,倘若叫“鹤飞坪”也很贴切。

乘车到达山脚下,再沿北侧山脊的崎岖小路攀岩而上,翻越江淮分水的冈脊,主峰就在西南咫尺处,两边是万丈深壑。多枝尖的山顶云雾缥缈,远处的群山青翠如洗,山下的村落、茶园在云海若隐若现。崖顶生长着大别山独有的小乔木杜鹃,民间即以多枝命名,此树只适合生长于海拔千米高山之上,四季常青,花似玉兰,属国家二类保护植物,弥足珍贵。我们去时正值暮春时节,山上桃花、玉兰花勃勃开放,就连市区里早已凋谢一个多月的紫叶李在此也正盛开;只是满山的杜鹃还正是芽苞泛红的花骨朵儿,约摸半月之后才会开放。

蒲扇轻摇 夏时光

■ 孙邦明

夏季就是性子烈。轰隆隆的雨刚过去,太阳便晒得脸上火辣辣,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气息。

外出回家,爬五层半的楼梯,人已是满头是汗,气喘吁吁。忙开电风扇,最好开空调,或者干脆客厅里手摇一柄广告扇,一通拼命摇上摇下,似乎特别地解渴。

想当年在乡下,既无风扇更无空调,全靠一把蒲扇度过漫漫炎夏。匮乏年代,没有讲究,抓到什么都可以扇。一本旧书摊开,一张厚纸板,甚至一只手,皆可以当作扇子。当然最好的是人手一把蒲扇,大人蒲扇,孩子小蒲扇。母亲是个会过日子的村妇,虽没读过什么书,却很会算计和节省,把干巴巴的日子过得顺顺当当。江淮丘陵,不产蒲葵叶,要从老街上杂货店花几毛钱买来。母亲会特地给还散着草香的新蒲扇四周镶上一层白布或蓝布边,确保它经久耐用。省多少是多少吧,母亲该是这么想的。再说,镶了边的蒲扇也很好看,像修过发的孩子,清爽整洁;亦像干农活的母亲,扎上头巾,防晒防尘还美观。

夏日的村巷,一天到头都不缺人气。从早到晚,长长的小巷里,人们跟着阴凉挪移。屋脊背影下,隔壁邻居、各家孩子,渐聚拢来,蒲扇摇动,上下飞舞。风,徐徐地来;话,渐渐地多。山高水长,东家长西家短,不设话题,随意漫聊,让单朴孤寂的乡村顿时热烈开来。我知道的许多鬼故事或民间传说,都是从这里听来。不像大人有耐心,泼皮的孩子似乎不怕热,跑来跑去,这里、那边讨个亲热,大人们不分自家还是他家,也啦啦啦啦地跑到跟前汗淋淋的孩子们猛扇几下,满怀着乡里情谊。

夏日的傍晚,乡村更是离不开蒲扇的身影。自家篱笆院的洋槐树下,生产队的晒谷场上,搭一张竹床,或铺一块凉席,或硬纸板拼成,简单随意,小孩子们光溜溜地四脚仰躺其上,数天上星星,想像天宫里的故事。我爱听父亲讲乡土历史,讲英雄人物,他常讲“三国”里的情节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火热生涯;也爱听母亲讲民间故事,一把大蒲扇,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摇着风来,口中的神话故事配合着蒲扇摇动的节奏,娓娓而出。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、哪吒闹海、女婿补天,母亲的神话故事就像那蒲扇摇动的清风,徐徐吹来,吹散了夏日的炎热,也吹进了每个孩子的梦乡。

日子过好了,蒲扇也愈来愈少。重回昔日故乡,老辈们依然念旧惜物,夏日村口的老洋槐阴凉下,依然可见手摇蒲扇唠嗑闲聊的场景。蒲扇的风,从原野吹来,清新柔和,更与人亲近。风里有泥土的气息,有树叶的味道,漫漶出一段愈年久愈醇浓的乡村慢时光。

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时期,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和皖西特委机关驻地。沿着晃晃悠悠的铁索板桥前行,一块刻有“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”字样的巨石坐落在入口处。正中的广场上,一座纪念碑高高矗立,那是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的勋章。我把采来的一束山花,献于碑前。

广场一侧的红二十八军纪念馆,如今已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当地朋友带领我们进馆参观。听她介绍,岳西县1924年便有党的活动,1927年建立党的组织,红34师、红25军、红11军、红27军、红28军在这里重建并投入战斗,烈士和死难群众达4万人,占当时全县人口1/4,因此被称为“烈士县”。朋友便是红军的后代,除了在村委会任职,还兼职为游客义务讲解红色革命史,传承红色记忆。

纪念馆里沉静肃静,王步文、高敬亭、王效亭等革命烈士仍活在这里,活在我们的心中。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王步文,面对屠刀高喊:“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……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!”农民暴动领导人储汉仪牺牲前给母亲的信中说:“只要有有益于社会,什么事都可以牺牲的,这是儿的志决!”墙壁布展的黑白图片、文字说明,玻璃柜中陈列的被子弹洞穿的红军八角帽、锈迹斑斑的大刀、浸染着烈士鲜血的红旗……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中,每个人都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,感受到革命信仰的

力量,感悟到自己的使命。

纪念馆对面是已有百年历史的聂家老屋。这座雅致的黄泥灰瓦的民居,原系中共鹤落坪区委书记聂在中的住宅,当年曾作高敬亭住所、红28军指挥部和红军医院。鹤落坪的百姓至今仍怀念于心:只有红军从不抓丁、派夫、摊饷,跑一趟路也会给工钱;过年时,部队再艰难也要设法为群众解决做年夜饭的米面。红军爱护老百姓,老百姓也把红军当亲人。红二十八军指挥部大门上有副对联:“闹革命愿将身心献祖国,求解放甘洒热血写青春”,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注解。

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,红军医护人员数量极少,采办药品、医疗护理、生活供给、安全保护等大量的艰巨工作,都依靠当地人民。聂在中的长子、次子、孙子、孙媳等,一家人都为红军服务。老区人民宁愿自己吃糠咽菜,披巾挂片,也坚持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、衣物、油盐拿出来支援红军。据资料记载,凉亭乡农民查永安一家十四人,节衣缩食支援红军,三年中先后献出大米五十斗、食盐三十斤、猪油二十斤。

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,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和伤病员,不少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。大岗岭便衣一分队队长王定发的母亲余翠花,被敌军捕去,被逼找儿子回来“自首”。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坚定地当红军,竟舍身自尽。还有一位许大娘,救下两个

受伤的红军战士藏于地窖。敌军循着血迹搜捕上门,把刀架在她年仅几岁的儿子脖子上,威逼不成最后将孩子残忍杀害。许大娘却说:“我一个儿子换俩红军,值!”余妈妈杀身定决心,许大娘舍子救红军,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,让我们同行的每个人的心都感到震撼。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?生与死的考验前,人民做出了坚定选择。

一棵双株合抱的银杏树立在溪边,刚刚发出的新叶碧绿亮眼。当年,群众就是通过在这棵梢立杆子,给红军传递情报。这棵象征红军和人民群众相连的“军民树”,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,它是历史的见证。近一个世纪过去了,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,永垂青史。老区人民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,对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,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。

群山肃穆,光芒四射的太阳照在山顶。往鹤落坪山下望去,我们来时的那条路,像一条银色的绶带,在峰峦簇拥中伸向远方。我知道,那里是我们新征程的方向,是我们的使命。



白云生处有人家 郑宏摄

剥苎

■ 汪红兴

日子紧,家家女人冬天都要做手工布鞋,一家老小脚下穿的就靠布鞋。布鞋要纳鞋底,鞋底必须要用锥子扎出一个个针眼,然后要用鞋绳一针一针地勒紧,密密麻麻,像是满天繁星,疏密得当。而这鞋绳就是用苎麻搓出来的,因此,但凡家中只要有点空地,边边角角都行,都会养些苎麻。

苎麻好种,它不择贫瘠,随便在哪都可以种,即使是砖头瓦屑之地都行。我妈就在我家下边园的墙角种了些苎麻。下边园有1亩多地,是爷爷当年从镇上戴一顶草帽人家那里购买过来的,在里面栽种蔬菜和水果,四周还砌了一圈土墙。解放后不久,因为只有奶奶一人在家,这园子便分给了别人一半。后来,我出嫁过来时,园子只剩下了五分之一。

苎麻是宿根,种下去就基本不用管了。阳春三月,到时它就会自己抽出新苗,嫩嫩的,绿绿的,一茬茬的,这嫩苗可以做苎叶棵,这是一种徽州美食,小小的绿叶棵,甜软绵柔,全身裹绿,回味无穷,满透着春天的味道。

到了仲夏,纤维不老不嫩,这时就要剥苎了。时间可耽不得,不然过了季节,这就废了。剥苎的那天,我妈一定要起个大早,趁露水未干时,用草刀将苎竿砍倒,我在旁边帮忙捋去叶子,把苎竿从中间一折两段,用力一拉,啵的一声,

那些皮便与茎竿自然分离了。茎秆,是引火的好材料。

苎皮剥完,回家将一大撮苎皮浸泡在水桶中,水没过苎皮,使其全身润滑湿透,大约泡两个小时就可以剥了。

苎刀一头是木柄,一头是铁质,半截卷形,有刀刃,但并不十分锋利。剥时大拇指要按住苎刀,需要一定气力的,因此大拇指要用布包上两层,防止伤手。剥苎看似并不复杂,但坐在那儿不停地来回抽剥,时间长了人会腰酸背痛。但看到黄褐色的苎皮经过巧手一打扮,变成了洁白的模样,晾晒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心里也就释然了。为了这些好看些,还可以放点石灰煮一下,再晾晒干净,就更加楚楚动人了。

苎在菜地里不招摇,没有鲜艳的花朵,没有诱人的果实,它默默无闻,沉默不语,低调朴实。一块苎地,一般一年可以生三茬,每年的8月中旬和10月下旬,还可以剥。无需施肥,只是在砍掉苎秆后,点根火柴,一烧即可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有了这结实耐用的苎,抽个雨天的时候,几个女人便围在一起搓鞋绳,一边聊,一边搓。家长里短的唠嗑中,一根根鞋绳就完工了,结实耐用,人心里也便踏实了些。

当有一天,一家人都穿上了主妇们做的舒适温暖的崭新布鞋时,这剥苎的辛苦便会值得。如今手工做鞋的人越来越少,乡间种苎麻的人也越来越少,有时,我们常常会去怀念那过往的岁月,怀念苎一样平淡朴实的乡村人生。

类型剧切莫过度“撒糖”

■ 刘振

如果生活有点苦,不妨逆剧吃点“糖”。顺应有些观众的心理需求,如今“撒糖”的甜宠剧颇有市场。“糖”撒得恰到好处,当然皆大欢喜,问题是有些影视剧盲目“撒糖”、过度“撒糖”,搞得人嗓子过甜,难以下咽。

作为类型剧,甜宠剧可以说是偶像剧、青春剧、爱情剧的合体。本来,有需求就有市场,“撒糖”无可厚非,但是一部剧“撒糖”成功,就有无数部剧变着花样“撒糖”,“梦工厂”成了“制糖车间”,出现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:制片人规定“每集至少一吻”,不管剧情需不需要,编剧必须要做到。编剧拿钱干活,只能放弃创作人思维,老老实实在提高剧本“含糖量”。随着编剧能力的成熟,“撒糖”的方式越来越细化和多样化,但基本原则不变,主角颜值是神仙级的,感情走向是快速的,甜宠行为是没有理由的,误会矛盾是为了再次“撒糖”的。这种流水线作业下撒出去的已不是一般的“糖”,而是“工业糖精”,甜腻而虚假,连编剧自己都觉得“剧是剧,生活是生活”,言下之意,两者根本不搭界。

过度“撒糖”也能颇受追捧,明知虚假仍然裹入其中,可以说,甜宠剧和爽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爽剧中的主角总是个性生猛、黑白分明,一路“开挂”,快意恩仇,现实中很难实现,却能让观众在观剧时“梦想成真”,这种虚幻的成功感正是爽剧一时大热并跟者如潮的原因。与之相似,甜宠剧流行,背后是当下年轻人挥之不去的情感焦虑。情感被物化,恋爱成本高昂,爱情难以把握,这些难以言说的焦虑或许可以在单纯美好、任性而为的甜宠剧中得到缓解。对着屏幕将自己代入其中,感受处处“磕糖”的快乐,由此得到一种短暂的

情绪满足,明知是幻象也难以割舍。从这个角度说,“无脑”的甜宠剧颇受追捧并非没有理由。

但正如爽剧一味跟风、一哄而上,拼命提供“爽点”却迅速消耗了观众的爽感一样,盲目“撒糖”、过度“撒糖”必然有让人咽不下去的一天。究其根本,有些甜宠剧是过度商业化、娱乐化的产物,商业化、娱乐化本无过错,但这套逻辑和类型推到极致,只求“收割”流量,迅速变现,类型剧便容易走入“过度类型化”的误区。“工业糖精”太浓太甜,虽能提供短暂的情绪满足,但一再重复、简单堆砌,最终会让观众索然无味。年轻人总要长大,总得面对现实、面对真相,靠着“磕糖”得来的美好幻象禁不起现实轻轻一击,谁也不能总是沉溺其中。失去了现实逻辑的支撑,抽离了爱情丰富的社会内涵,无法触及有关成长的思考,甜宠剧恐怕难以避免“失宠”。

甜宠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,但这种合理性建立在适度“撒糖”而非过度“撒糖”的基础上,倘若为追求极致、打造“爆款”,一味提高“含糖量”,结果很可能适犹不及,最终被自己“反噬”。其实岂止是爽剧、甜宠剧,其他一切类型剧都应从中汲取经验,类型剧是永远存在的,但“过度类型化”的生命力是短暂的。有特点但不唯“爆款”,有“型”但不“类型至上”,迎合市场但不失生活根基,如此才能将类型剧推向良性循环,否则任谁“爆款”也难逃“各领风骚三五日”的结局。



扬场记忆

■ 魏青锋

父亲把最后一撮麦秸秆挑过来,压在麦垛圆顶的茬口上,随后又四下瞅瞅,这边拍打几下,那边挑几木叉,样子像极了街口的理发师。似乎,又更像是一位严苛的雕刻大师,麦秸垛就是他精心雕琢的作品,直到认为满意了,才躬身从麦垛上溜下来。

母亲站在打麦场边,端着一碗洋芋糊汤,老远冲父亲喊话:“今黑扬场不?”

父亲边走边回头望着高高的麦垛,空旷的、湛蓝的夜空下,一轮圆月悄然升起,蒙古包似的麦秸垛在澄亮的月光下闪着金色光芒,父亲蹲在地上,捡起长烟杆,伸烟锅到烟袋里剝烟末子:“要扬呢。这天气不好说,堆外面操心!”话音未落,烟杆已噙在嘴上,背过身擦亮一根火柴,一团火苗挨近烟锅头,他狠狠地连啣几口,紧绷的脸松弛下来,漾起一丝笑意。烟柱顷刻喷出来,母亲一脸嫌弃地往边上闪了几步,伸手扇得烟雾在空中打着滚飘远。

抽罢了几锅烟,父亲端着老碗,“呼噜噜”地喝起了洋芋糊汤。也不接母亲手里的筷子,只在碗底剩几块洋芋了,他才举起老碗仰着头,腮帮子动了几下。父亲把碗递给母亲,示意母亲插亮了电灯,然后就大声地喊我。我正在打麦场中央,赶紧跑过来。见父亲正从地上抓起一把面面土,直起腰身,平伸手臂,慢慢松开攥紧的拳头,面面土直直地落在地上。父亲转过头把目光移向远处的树:“你抓把土,上到树上再试试风!”

我一手抓着土,一手爬树,使不上劲儿。父亲看到了,走过来蹲下身,我便踩在了他肩膀上。父亲抓紧我的足踝慢慢站起来,我抬腿就轻易地跨到树杈上,再爬到高处的树股,学着父亲的样子伸直了手臂,面面土还是垂直地落在地面上,溅起一阵尘灰,也溅起父亲长长的一声叹息。

根有伯哼着秦腔,踱着步子走过来,看着父亲愁眉不展的样子,宽慰地拍拍他肩膀:“我刚听收音机,这几天天气好,下不了雨!”望着根有伯远去的身影,父亲摇摇头说:“还是赶紧装进瓮里才踏实!可不想再吃芽麦了!”

晚上父亲、母亲和我铺着麻袋就躺在麦垛下,蚰蚰儿在不远的杂草丛里“唧唧唧”不知疲倦地叫着,我躺在母亲的臂弯里望着天上黄灿灿的月亮,听她娓娓地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父亲隔一会就起身试试风,走到场边抽几锅早烟又躺下来。迷迷糊糊中,终于听到父亲惊喜的声音:“有风了,有风了!”母亲赶紧爬起来,父亲拉开麦堆上盖着的塑料布,铲了一木锨在麦堆上方轻轻扬起来。过了一会,母亲又躺回来,轻轻拍拍我:“风有点小,你继续睡吧!”

快天亮的时候,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,慢慢爬起来。只见打麦场的中央,电灯泡明晃晃地照着,父亲铲一木锨麦粒,右手抓着木锨把头往下压,左手使劲往起抬,木锨头高高扬起,在最高处轻轻一抖,深黄色麦粒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,然后噼噼啪啪依次落下,麦缨子随风纷纷扬扬落在了远处。母亲戴着草帽,手里拿着一把大扫帚,不断地把麦粒上压着的麦缨子扫下来。我揉揉惺忪的睡眼站起来,也找了草帽戴着,拿了一把扫帚,和母亲一块扫着麦缨子。

风渐渐大了些,打麦场边的杨树叶“哗啦啦”地唱起了歌,父亲也仿佛受了鼓舞,加快了扬场的频率,木锨扬得又高又飘。麦粒纷纷落在草帽上,落在我和母亲的肩上背上。母亲的脸上汗渍渍的,一绺头发贴在前额。早起的人们也纷纷赶到打麦场,昨天还有两车麦子堆在场边,早上要推场碾场的。乡下民风淳朴,不论谁家麦子,大家都是全村出动来帮忙。待三三两两进了场,男的拿起木锨,女的拿起扫把,都来给我家帮忙,于是,麦粒不断在天上飞扬,地上的扫把不间断地扫……

东边的山后映出银色的光晕,眼看着太阳就要拱出山头了。父亲把最后一木锨麦子抛向空中,麦粒纷纷落下,麦缨子飘飘悠悠地落在了远处。风就像约定好了似的,开始渐渐变小。

父亲和母亲把麦子装起来,运到院子里,然后摊开晾晒。接下来的几天,我要摇身变成“稻草人”,招呼着鸡和猪还有麻雀可别把麦子糟蹋了。父亲母亲则又拿着木叉急急地出门,赶着往打麦场帮忙去了。

黄山